

这让我相信，

人和人之间的相遇和相知，

冥冥之中是早有安排的。

徐玲
暖暖爱
系列小说

暖爱佳作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冰心儿童文学奖金牌得主
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得主
亲情小说金牌作家徐玲

你是我的天空之城

徐玲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徐玲
暖暖爱
系列小说

你是
我的
天空之
城

徐玲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是我的天空之城 / 徐玲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6

(徐玲“暖暖爱”系列小说)

ISBN 978-7-305-17121-5

I. ①你… II. ①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4056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徐玲“暖暖爱”系列小说

书 名 你是我的天空之城

作 者 徐 玲

责任编辑 吴 愚

编辑热线 025-83621459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4.375 字数 92 千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121-5

定 价 22.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目录



001

我承认



012

对手



023

你是我的天空之城



033

逃逃家的红绿灯



047

明星姐姐



054

玉树临风安小度



062

十八样



069

卓卓的「情诗」



078

回家的路



093

幸福菠萝饭



103

谁拿了我的米饭



111

我们的友情拨云见日



118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我承认

我悉这细软糯黏的
话语再次响起。

碎奶奶坐在河埠头的石阶上，一边不紧不慢地抽烟，一边盯着皱巴巴的河面指指点点、念念叨叨，像是在批评自家犯了错误的小孙孙。

夕阳把她装饰成一弯暗红色的剪影，那丝丝腾起的烟雾，徘徊在她花白的两鬓，紫紫不肯散去，碎奶奶单薄的身影便有了几分仙气。

回去吧奶奶，你等不到的。路过河埠头的人都这么劝一句。

碎奶奶的耳朵恐怕是聋了。

这个时候，她心里只有美美。她的美美离家出走了，从河埠头泥巴上留下的脚印来看，美美是走到河里头去了。

美美你赶紧爬上来呀，你那小胳膊小腿小脑



袋，在河里头陌里陌生，活不下去的呀，听见不？碎奶奶年轻的时候唱过评弹，说起话来细软糯熟，蛮好听的。

可这会儿，无论这熟悉的吴依软语怎样动听，河岸边就是没有任何动静。六岁的美美铁了心似的不上来了。

哎，不就是一只乌龟吗？到了河里头还想找回来？回吧，蚊子上市了，洗澡乘凉去。大家都这么说。

碎奶奶听不进劝，一个人面朝着小河坐到天黑。

真是一个古怪倔强的老太婆！

等我们一帮小孩洗完澡捧了西瓜到村头小店看大人们打台球，才发现河埠头没了碎奶奶的身影。回头朝她屋里瞧，也不见亮灯。

“不好！碎奶奶跳河了！”

不知是谁大声喊了这么一句，河埠头立即热闹起来。大人小孩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汇聚到河埠头，叔叔伯伯们不容分说跳入河里……紧张地扑腾和嚷嚷声，把岸上每个人的心都吊到了嗓子眼儿……

“哎哟喂，天大亮的时候怎么不下水？偏偏这时候才开始找。找见没有哇？我的美美！”人群里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串话。

大伙儿傻了，但马上又乐了。

“美美跟我生活了六年，它什么本事我不知道？我那香柏木脚盆那么高，它怎么爬得出来？一定是你们哪个小坏蛋把它从脚盆里提出来的……”碎奶奶说这话的时候，手上提着一盏应急灯，她瘦削的面孔在灯光的映射下显得惨白惨白，就连眼珠子也成了白色的，令人害怕。

“不是我。”平头说。

“我没有。”扁豆说。

“我也没有。”我说。

小伙伴们都争抢着表明自己的清白。

弄明白大家下河不是为了找美美，碎奶奶鼻子里发出哼唧唧的埋怨声，她把应急灯往河埠头的长条石上一放，晃晃脑袋，挪着碎步回屋去了，任一大拨大人小孩傻愣愣地留在河埠头。

“这个老太婆……”

“留着灯光，还指望着美美自己爬上岸来……”

“不过她说得有道理，那只乌龟虽说已经六岁，却也就青瓷汤碗的碗口那么大，没本事爬出四五十厘米深的木盆，是不是有人故意放走的呢？”

“唉，那乌龟可是碎奶奶的命根子啊……”

大人们叹息着议论着，渐渐散去。

蚊子猖狂上市，咬得我两只脚丫子上痒块块一个又一个冒出来，没心情去看打台球了，我便折回家吹空调挠痒痒去。

“涂了清凉油，蚊子包慢慢就消去了，晚上可以睡个好觉咯。”妈妈用食指指肚蘸了清凉油，小心地为我涂抹在痒块块上，“可是啊，今天晚上，可怜的碎奶奶睡不着喽。失去美美，碎奶奶会觉得很孤独，很难过，很不习惯的。”

我不以为然：“一只乌龟而已，又不是人。真要是喜欢，再去市场里找一只不就行了，花不了几块钱。”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妈妈说着，抬眼看看我，眼睛里闪过一丝深深的忧虑。

“这事情本来就不复杂嘛。”我摁下电视遥控器，“多大点几事。”

新版《西游记》，凑合着可以看一看。

早晨，细碎的霞光从柳条儿的缝隙里洒落到河埠头，石阶便有了斑驳的花纹。那盏应急灯已经不再发出亮光，却依然忠诚地站在长条石上，静静守望着浅绿色的小河，像一个过时的饰物，和周围的景致格格不入。它就如碎奶奶一样，明明生活在大伙儿中间，却总是怪模怪样、神秘兮兮，和村子里的人格格不入。

往常这个时候，碎奶奶该在河埠头洗衣服了，可这会儿，她的门还没有开。大概是昨夜想念美美，睡晚了，所以起不来。

吃早饭的时候，妈妈用奇怪的眼神看我：“北北，是你干的？”

“什么？”我听不懂。

“是你把碎奶奶的美美放走了？”

妈妈终于问出口了，事实上，她昨天晚上就想这么问。

“怎么会？”我说，“我放走美美干什么？我跟它又没仇。”

“你跟美美没仇，但你对碎奶奶有意见。”妈妈严肃认真地说，“碎奶奶向我告过你那么多状，有一回还跑进学校到米老师那儿告你状，你不恨她？”

“我……”我一时语塞。

想起那些事我就不舒服。别看碎奶奶清高，平日里对乡亲们爱理不理，却唯独对我们这帮孩子特别上心，一天到晚用眼睛瞪我们。她就像只不知疲倦的监控探头，把什么都看在眼里，看得多了，告状自然成了家常便饭。

“北北她妈，你家北北清清早上往韭菜地里埋了一根棍子，老长长，足足半垄田那么长，要死快哉，藏武器是要出人

命的！”

“北北她妈，昨天半夜里你家北北房间的灯一直亮着，会不会是在白相电脑啊？电视里讲过了，小孩白相电脑容易痴迷，一痴迷就要痴呆，一痴呆就要痴狂，一痴狂还有得救啊？你要管管哉！”

“北北她妈，快点来看看我门前草席上晒的草头干，不得了了，被你家北北的水枪喷得湿湿嗒嗒，都挤得出水哉，几个太阳白晒啦！”

……

到底是当过评弹演员的，说起来一套一套，能吓死人。没办法，碎奶奶一告状，妈妈必定把我揪到脚跟前，严加审问。

“北北呀，你清早上看四下无人，便鬼鬼祟祟地在韭菜地里埋下一根长长的棍子，你想跟人打架？”

“我没有。”

“北北呀，你昨天夜里白相电脑不睡觉？”

“哪可能？”

“北北呀，你都12岁了还要水枪？”

“谁说的？”

我们僵持着。

妈妈不死心，每次都在下不了台的时候抓起电话机威胁我，说要把事情告诉远在南方工作的爸爸。

我连忙抢过电话机话筒，死死按进座机里。

“我承认，我早上去过韭菜地，埋下了一根长长的……那不是棍子，其实是一根甘蔗，我想搞个试验，看自己是不是有本事种甘蔗，说不定过一阵能长出十几根甘蔗来……”

“我承认，昨天半夜我房间的灯的确是亮着，但我没有玩

电脑,我是在补作业,没办法啊,第二天一定要交的,谁让我白天疯玩儿把什么都忘了……”

“我承认,我是抢了隔壁的隔壁小星的一把水枪,但也只玩儿了三分钟,用它来给咱们家开花的月季喷了点儿水,就马上还给小星了……”

总之,我都承认。

每每这时,妈妈就会笑,笑得“咯咯”响,而后拍拍我的后背,没事儿地走开。

她是相信我的。

可是米老师就不那么信任我了。

上次碎奶奶到她那儿告我状,害我在同学面前出了丑。

米老师呀,你班上的北北不听话,贼兮兮地跑到我屋后头竹林子里大小便,还用白花花的作文格子本当草纸擦屁股,喔唷喂,像只狗。

米老师听说自己的学生用作文格子本当草纸,还糟蹋人家的竹园子,哪儿肯放过我?

“向北北,把你的作文格子本拿出来,让我看看。”

“我换新本子了,簇簇新的。”

“我就想看看你原来的那本。”

“没了。”

“是不是丢在碎奶奶的竹园子里了?”

“不知道。”

“我看我还是送你两本作文格子本吧,别人写一篇,你就写两篇,你多练练。”

“不要啊!我承认!我的作文格子本确实不见了,碎奶奶跟我说是在竹园子里发现了它,可它已经被污染得惨不忍

睹了。”

“向北北你是不是小狗啊？跑到人家竹园子里大小便。”

“不是啊，不是我。”

“那是谁？”

“是……是小狗。”

“我看我真的该送给你两本作文格子本。”

“不不不。我承认！”

咳，有什么办法呢？承认就承认呗，又不会掉一块肉。

可是碎奶奶急了，折了一根竹梢追着我喊：北北呀，你个小赤佬，真是坏到骨头里哉，看我用竹梢抽你背脊骨……

我拼命逃……

不过也好，我一承认，扁豆就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以后出去玩儿，尽由他请客。

这个扁豆，和好事绝缘，跟坏事投缘，烦死我了。玩儿的时候憋急了居然跑到碎奶奶竹园子里解决大便问题，还随手带走我的作文格子本当草纸……

咦？仔细想想，这回碎奶奶的美美不见了，说不定就是扁豆干的。谁让碎奶奶也喜欢朝扁豆妈妈告扁豆的状呢？

这么怀疑着，我便跑去找扁豆。

“扁豆，昨天是你放走了碎奶奶的乌龟？”我直截了当地问。

扁豆正在黄瓜架下摘黄瓜，光滑的脊背穿梭在密匝匝的黄瓜藤叶中，像条烤熟的鱼。

“胡说什么？”他从架下探出脑袋，抛给我一根带刺儿的短黄瓜，自己啃上另外一根，脆生生地说，“没道理。”

“怎么没道理？你不喜欢碎奶奶成天向你妈妈告你状，所

以打击报复呗。”我“咔嚓”咬下一口黄瓜，“美美可没得罪你。也不知道美美现在怎么样了？这么多年，它一直生活在碎奶奶的木脚盆里，可从来没在河里呆过，没见过什么大世面，这回冒冒失失下河，吓都能吓死。”

“你啰嗦什么？”扁豆从黄瓜架子下钻出来，抓过挂在藤架上的汗衫，麻利地穿上，“乌龟本来就应该生活在河里，让它住这么多年脚盆，太委屈了，太惨无人道了。呵呵，这回美美可出息了，自己跑出来找河……”

我撇撇嘴：“哎呀你就承认吧，多大点儿事啊！去跟碎奶奶说清楚，她会原谅你的。”

扁豆咂咂嘴：“承认什么？北北你怎么这么拎不清？我扁豆平时也就调点儿小皮，耍点儿小酷，但绝不是那种热衷于打击报复的人。行了行了，咱们不说美美的事儿了。等会儿我和平头他们要去镇上玩儿，顺便到新学校的篮球场打篮球，你去不去？”

“你想热死？”我瞪他一眼，甩甩胳膊走开。

哼，有胆子做没胆子承认，算什么男子汉！

不过说到新学校，我还真想去看看。呵呵，暑假过后就要上中学了，说起来是有那么点儿兴奋。听说新学校很漂亮，也很结实，是按照抗八级地震的要求设计建造的，每个教室都有大屏幕，课桌是方的，椅子是带靠背的，开水可以免费喝。真好，等空了我也去看看。

刚从扁豆那儿回来，就见碎奶奶家门口围了好几个大人，妈妈也在人群里。

碎奶奶的门一直都没开，大家七嘴八舌地揣测着，怕她在屋里头出事儿。又等了一会儿，村长来了。村长背着手在碎

奶奶的屋前走了三圈后，咬着牙齿叫人砸开了碎奶奶大门上的锁。门一开，大家伙儿都迫不及待地往碎奶奶的卧室里奔……事情比想象中的好，碎奶奶不在家。

她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夜里还是清早？她会到哪儿去呢？这个老太婆可是不喜欢出去凑热闹的呀。厨房里冷灶冷锅的，一定没有吃早饭。会不会上市场买乌龟去了？就怕她想不开……哎呀，会不会半夜跑河里去……

大人们絮絮叨叨起来，越说越紧张，紧张得都往河埠头赶。

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橘色的河面波光粼粼，像一匹亮晶晶的绸缎。

那盏半旧的应急灯依然站在河埠头的长石条上，似乎在等待着它的主人。

一切都平静。

“北北，你跟我来！”妈妈一把抓住我。

我被带到屋里接受审讯。

“北北说实话，是不是你放走了美美？”

“说过了，我真的没有。”

“你知不知道对碎奶奶来说，美美有多重要！”

“多重要？”

“它是她唯一的伴侣。”

“一只乌龟而已。”

“她全心全意对它。在她的眼里和心里，它不是一只乌龟，而是一条生命，一位亲人，一个可爱的小孙子。”

这话令我费解。

妈妈瞪着我，要去动电话机。不好，她又想用老方法威胁

我了。我摁住电话机：“不要给爸爸打电话。真的不是我放走美美的，也许美美是自己爬出去的，也许是别人放的，但绝对不是我！”

“你还不承认？”

“我没有……”

僵持了好一会儿，妈妈终于放手，叹口气说：“行了。不是你就不是你吧。”

听意思像是相信我了。

我吁口气，晃出门去。

太阳越来越刺眼，河埠头没有一丝儿风，天热得叫人受不了。

在村长的指挥下，大人们迅速成立了搜寻小组，分头寻找碎奶奶。

我把本来要去新学校打篮球的扁豆和平头他们都找来，也帮着四下寻找碎奶奶。

寻找碎奶奶，成了整个村子的中心工作和重要任务。

然而大家伙儿忙活了一天，终究没有发现碎奶奶的影子。这个古怪神秘的老太婆，像个幽灵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河埠头那盏褪了色的应急灯，默默地站立在黑黢黢的夜里，无端地令人觉得孤独可怜，却又阴森恐怖。

也许她去远方亲戚家了。可她有亲戚吗？

也许她出去旅行了，在家憋得太久太久，闷了。可她有那份闲心吗？

也许她故意躲起来了。可有这必要吗？

……

这些都是大人的对话。

没有人知道碎奶奶去了哪儿。

“碎奶奶是在跟放走美美的人生气呢，”妈妈跟我说，“或许生完气就会回来的。”

“那要是她的气怎么也生不完，是不是就永远不回来了？”

“不知道。”妈妈说。

可我就是想不明白，一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奶奶，怎么会因为失去一只乌龟而难过生气呢？

夏天的最后一缕风带走了知了的歌声，我们骑上单车赶往镇上的新学校，开始全新的中学生活。可是，隔壁屋子的门依然日日紧闭。

看来碎奶奶的气是生不完了。

她的气生不完，村子里头大人小孩的心里也总不踏实。

整个村子都欠了碎奶奶。

我不喜欢这种氛围。于是，经过深思熟虑，我对妈妈、对村子里头所有的人说了一句：我承认。

我希望这三个字可以传到碎奶奶耳朵里，然后她气急败坏地回来找我。

——北北呀，你个小赤佬，竟然把我的美美放跑了，真是坏到骨头里哉，看我用竹梢抽你背脊骨……

我愿这细软糯熟的话语再次响起。


碎奶奶，我承认。

尽管这真的与我无关。



对手

“我的对手不是
你。”



从住进宿舍的那天起，我就知道，徐卉是我的对手。只有她，也必定是她，是我的对手。她的那双眼眸看起来太精怪了。

8月30日下午，我拖着行李找到了403宿舍。

走进去我才意识到自己好像严重迟到了，因为我的新同学们都已经整理好床铺，坐在那儿散漫地吃东西聊天。我的出现显然破坏了她们刚刚营造起来的一点点融洽氛围，她们停下吃东西、停止说话，都木楞楞地望着我，仿佛注视一个推销早餐的陌生大妈。我实在憋不住了，哗啦啦丢下大包小包，像一阵风一样从宿舍过道里穿过，直抵卫生间。身后追过来一串大惊小怪的唏嘘声。

“哈哈，她就是林雨蓉吧！进门先找厕所，真有意思！”

“穿得那么老土，像是从山北来的。”

“但她是1号呀！成绩比咱们都好！”

“……”

她们零碎的议论淹没在长长短短的笑声里，也字字漫入我的耳朵。

为什么她们知道我的名字？为什么她们一猜就猜准我是从山北来的？我看上去真的很土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仿佛穿了身透视装，极不自在。

在来之前，爸爸妈妈都嘱咐我，上中学不比上小学，寄宿不比在家里，镇上不比村里，凡事不要计较，要跟新同学好好相处，互相关心帮助，一起努力把书读好。

我自信我是能做到的。

可没想到我会以直奔厕所的形象出现在大家面前，留给大家这么糟透的第一印象。幸好我的学号给了我信心，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走出卫生间。

我从卫生间探出脑袋，盘算着怎么应付她们那些冷嘲热讽，她们却集体闭上了嘴巴。

我没有说话，径直走向唯一空着的一号床铺，瞥见床头贴着的小纸条上赫然打印着我的名字。下意识地，我的目光微微移向下铺的床头，只见那边的小纸条上写着：李小弄。

还有女生叫这个名字？我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但马上又警觉地吞回去，若无其事地脱了鞋准备往上铺爬。

床尾坐着的女生突然站起来，绕过我的身体晃到我身后。我以为她会主动跟我打招呼，然后帮我递凉席什么的，毕竟我睡上铺，又来晚了，很需要帮助啊。没想到她只是冷冰冰地对